

茶博览丛书

爱

茶

者说

浙江摄影出版社

茶博覽叢書

浩耕  
梅重選編



浙江攝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小昭 孟祥旭  
封面设计：郎水龙  
责任校对：朱晓波  
责任出版：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茶者说 / 浩耕，梅重编.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1.7（2002.3重印）

（茶博览丛书 / 浩耕主编）

ISBN 7-80536-873-2

I. 爱… II. ①浩… ②梅…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2023号

**爱茶者说**

浩耕 梅重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葛岭路1号 邮编：310007）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排版：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广育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50千

印数：3001-6000

2001年7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7-80536-873-2/J·1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 目 录

寻常茶话 .....	汪曾祺 1
砚边话茶 .....	王伯敏 5
“茶有道”解 .....	王伯敏 6
品茶记醇	
——听王朝闻谈新茶经 .....	沈祖安 8
看山斋茶话 .....	沈祖安 10
何为与茶 .....	张 科 13
漫话“茶醉” .....	戴 盟 15
行春随谭 .....	梅 重 17
茶之风景 .....	梅 重 18
以壶会友 四海为家	
——访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 .....	余玉霞 19
清苦难求 .....	戎国彭 23
茶之醉 .....	叶文玲 25
茶之魅 .....	叶文玲 27
茶之境 .....	叶文玲 30
茶话略无尘土杂 .....	孔仲起 33
茶道宽宽 .....	孔仲起 34
茶韵墨情清可夸	
——读邓散木先生的茶联 .....	俞建华 36
茶与禅 .....	赵福莲 38
新茶和陈茶 .....	赵福莲 40
闲话喝茶 .....	罗 洛 41

茶为媒 .....	薛家柱	46
一缕茶缘 .....	周沧米	49
怀念老虎灶茶馆 .....	白忠懋	50
登高有茶 .....	白忠懋	51
心下快活自省 .....	王晓东	53
闲话“孵茶馆” .....	王晓东	54
酒不当茶 .....	洛 地	55
听书与品茶 .....	刘海粟	58
朱泥壶的世界		
——写在渊如馆 .....	叶惠民	59
半月“戒茶”记 .....	姚振发	61
我与“茶圣” .....	夏 衍	63
张宗祥与茶 .....	宣大庆	65
纪茶 .....	张宗祥	65
唐云与紫砂壶 .....	宣大庆	68
蒲华喜作供茶图 .....	宣大庆	70
茶香在墨韵中缥缈		
——齐白石画中的茶 .....	宣大庆	71
我欲汲泉煎苦茗		
——读张宗祥题画茶诗五首 .....	宣大庆	74
马一浮的饮茶艺术 .....	孙晓泉	76
访“爱茶如命”的陈从周教授 .....	吴 铭	78
听泉煮茗客未至		
——读黄宾虹《煮茗图》 .....	周新华	80
饮茶雅俗谈 .....	初 斋	81
俞平伯赋诗忆元宵 .....	费在山	83
沈尹默话家乡茶俗 .....	费在山	84
郑逸梅与“十壶春” .....	费在山	84
沈迈士以茶代杯酌 .....	费在山	85

钱仲联啜茗虎跑泉 .....	费在山 88
夏承焘妙语成佳联 .....	费在山 89
闲话“茶禅” .....	费在山 90
《红茶山房煮茗图》题咏 .....	费在山 91
难忘啜茗在湖滨 .....	王延龄 94
茶韵 .....	徐金华 95
饮茶与心理	
——兼谈几首茶谣 .....	周大风 96
清平山人和他的《茶话》 .....	华光 99
清平茶话 .....	徐映璞 100
饮茶粤海 .....	李国文 106
文夫与茶 .....	李国文 110
老九和老七 .....	方成 113
故园茶香 .....	项冰如 115
茶梦 .....	邓云乡 116
杭州茶事竹枝诗话 .....	邓云乡 120
李叔同与茶 .....	张子华 126
茶道之道 .....	伍立杨 127
苏曼殊和《采茶词三十首》 .....	无鞍 129
采茶词三十首 .....	佚名 130
鲁少飞的《文艺茶话图》 .....	陈星 133
茶事十二章 .....	谭建丞 134
保护茶香 .....	苏童 136
茶熟香温“白醉”时 .....	吴香舟 138
京华送“犬壶”记 .....	魏绍昌 139
以茶人名亦芬芳 .....	黄飞 143
“茶烟”诗话 .....	黄飞 145
周作人的“苦茶”风波 .....	黄飞 147
《霜桐野屋图》浅释 .....	王西野 150

胡适与茶 .....	郑建新	151
松间明月长如此		
——赵朴初与丰子恺的一幅茶漫画的故事 .....	倪乐长	154
煮茶聊当酒 剪烛未成眠		
——读翁同龢暮年两首茶诗 .....	马舒	157
蕉雨初晴好烹茶		
——《旧友晤谈图》读后 .....	一壶	159
非翁茶事 .....	浩耕	161
茶是一面镜 .....	叶荣枝	162
清香溶在墨韵间		
——读张卫民的《雅士读书图》 .....	邢鸽平	163
喝茶记事 .....	陈忠实	165
冯玉祥茶系国运民生 .....	倪群	168
茶诉 .....	启明	170
茶园漫步 .....	光未然	171
壶缘		
——记许四海与文学大师巴金的交往 .....	沈嘉禄	172
陈望道与茶 .....	蔡泉宝	176
后记 .....	梅重	178

# 寻常茶话

汪曾祺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也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是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



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不伐义”。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有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

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入。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北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骨都骨都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面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是含了

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的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酒，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余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勿搭界”。

## 砚边话茶

王伯敏

茶，可以醉人。但是这个醉，如山水之醉，梅竹之醉，月白风清之醉。

醉茶，有它的内涵，内涵在文化，更决定于人的学养。词人夏瞿翁，一次在雁荡响岩头饮茶，不久，他默无一语，事后人问其故，答曰“我醉茶。”其实，这是词人的“不醉之醉”。

我的小书房名为“半唐斋”，曾作《半唐斋答友人问》六首诗，其中有句云：

忙里不知茶味苦，闲看鸦背夕阳红。

我是说，因为忙而忘却茶味。说实在，我没有忘，只是审美感兴对我有要求，只好说忘了茶味，才显得更忙，也更使“闲看”的内容丰富起来。换言之，这样格外可以看到鸦背夕阳红的“无限好”，我只是借茶来“点景”而已。

茶可以助画兴,故有诗云:“画兴到来茶当酒。”我不吸烟,不会饮酒,五十之后,才养成饮茶的习惯。曾作《冬夜煮茶》,诗云:

明前采得陇前茶,昨夜煮开敬梅花。  
我饮半杯如醉酒,挥毫灯下万竿斜。

写斜竹,别有其趣,其竿虽斜,其势仍向上。不醉时,多画直竿,倒不如醉茶时,胆大落笔,画来不落套,应该说,这是茶的作用。有一次,我泡了一杯浓茶。不小心,浓茶倒翻,案头纸上满是茶渍。这纸上,我画有山水,尚未设色。待倒翻的茶渍干后,如一图浅绛之作,我非常感谢这杯茶,不禁使我吟出了:

一杯龙井三钱赭,浅绛天成隐约山。

反正我对茶有好感,总是说茶的好话。

## “茶有道”解\*

王伯敏

客有问,何谓“茶有道”?这个道,并非看不见,摸不着,其中三分落在“醉”字上,故谓“醉茶”,是茶道的一种内在表现。

茶无酒的乙醇成分,可是它能使人醉,这无疑其中有其道。“道可道,非常道。”那么,不妨道得“糊涂”点,说到“糊涂”它与“醉”相合

---

\* 原附记:1995年5月15日,我写此小品,正好作画后,泡了一杯“茶人之家”送我的清茶在案头。时近子夜,月色淡淡映窗户,四听闾然,想到《茶博览》执事先生约稿已久,于是信笔写来,算是了却一家的稿债。写完稿后,心想,我有三债:稿债、信债、画债,何时能还清?我只好不去多想了。是为之记。

拍,终归之于“难得糊涂”。

对于“难得糊涂”,郑板桥不仅作书,还作了解释。板桥虽然是“八怪”之人,却以不怪之态来阐述“糊涂”的含义,所以愈说愈清楚,愈说愈不糊涂,也就达不到“难得糊涂”四字的本意。

什么叫“糊涂”?曰“糊涂如醉”。什么叫“醉”?如酒过量,使人迷惑沉酣,说东道西。李白醉酒,高力士奈何他不得,只好给他脱靴。其实李白好糊涂,因为在人主面前装糊涂,装不好,会遭杀身之祸,但李白不愧为“醉圣”,真的置糊涂而不顾了。李白是以实际行动来解释“难得糊涂”。他是8世纪的人,倒比18世纪的郑板桥来得高明。

佛门子弟,既聪明又好像糊涂。每当碰到回答难题,双手合十,道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说不回答,他已回答;说已回答,他又是什么内容也没说。这是佛门的佛法无边,佛门子弟不醉如醉。正是“善哉!善哉”。

三国之时,诸葛亮演出“空城计”,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糊涂装糊涂,又是糊涂装不糊涂,这把司马懿真的弄糊涂了,于是立刻退了兵。等到真相大白。司马懿不说自己糊涂,只说败在诸葛亮先生的糊涂上。司马懿之说,正是对“糊涂”二字的绝好注脚。

有一位男子汉,时下人,其妻不醉不糊涂,常骂丈夫醉糊涂。指出何年何月何日钱到手不会要,又指出某年某月某事,有权不用作废了。结果,这位七尺之躯的男子汉,被一骂再骂骂醒了,一变常态,不到两个采茶季节,用尽“聪明”办法,窃取大量黄金美钞,因此闹得满城风雨,只好以入高墙深院过囹圄生活为结局。这个汉子,平时倒爱吃茶,可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喝最浓的茶也不醉,何以故?因为茶道与他绝缘了。可见茶道,它是有个“界限”的。

谈了这一些,客仍然提问,到底何谓“茶有道”?客还批评我兜圈子,不直言。我只好哑巴吃黄连,叫苦不得,想了一想,批评有点道理,还是以直言为准,于是想出了三句话,既回答客人,也作为本文结语,是否能算直言,还请贤达指教,这三句话是:

——情坦以直,品茗语无晦;情散以博,品茗语无拘;情多喜而

少忧，品茗语苦却能遣。如此“醉茶”，文明必兴，精神必振，君子以为可乎？

## 品茶记醇

——听王朝闻谈新茶经

沈祖安

王朝闻同志是当代艺术评论家，鲜为人知的是他又喜品茶。

十余年前，我们应邀参加苏州的昆曲会演，主人陪游洞庭东山。这里是名茶碧螺春的产地。在紫金观，当家道士用紫砂壶在黄泥灶上烹出山泉水，冲了几盏碧螺春茶，朝闻同志称赞说：“好茶！”

后来我在杭州几次陪他去玉泉、龙井和玉皇山喝茶，不是明前的雀舌，便是雨前的旗枪，都是上好的茶叶，几处山泉都是江南著名的好水。但是朝闻却不无遗憾地说：“总还有不足处。”我听了感到茫然。之后我和他到天台山，高明寺的老和尚烹出的一壶茶，朝闻大为赞赏。这是用当地高山野生的茶叶炒制的，当地叫“天台炒青”，粗看颜色黝黑，并且叶片长而卷曲，可是热水一冲，碧绿生青，片片舒展直立，喝一口，清香甘醇，口感极好。“好！”朝闻说：“苏州的碧螺春淡绿而鹅黄，茶味淡恬而略甘；天台的炒青，青翠而晶莹，味略涩，但回味极好。两种茶叶，就像吴浙两派的山水画。”

我听了不觉莞然。确实，吴门画派的山水画，淡墨氤氲，云水微茫；而浙派山水画笔墨浓郁，苍润厚重。此皆地理影响人文。茶叶和绘画不是同受山川钟灵么？1992年，朝闻偕夫人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杭州，我们又在多处品茶。那天正是中秋节，先在满觉陇探桂，杭州文艺之家总经理茅立山端出的茶，和晚上在外西湖“湖天一碧”楼上赏月时西湖书画院朱长绶主任沏的茶，以及在胡庆余堂和天工艺苑喝的茶，朝闻同志一言以蔽之曰：“茶叶各有高低，但是沏得不理想，只能打七十分。”

在他离开杭州前两天，我从南京开会赶回杭州，陪他在灵隐寺根源大和尚的禅堂里喝茶。根源是位儒僧，能写字，又通晓艺文，对朝闻很是钦敬。他让小和尚端上来的茶，茶叶颜色略显黄褐。根源说：“有好茶叶还要懂藏茶叶的方法。可能疏忽了，封盖欠严，变颜色了。”朝闻喝了一口，对夫人简平说：“味道不错，打满分。”根源自是欢喜。

在归途车上，我问他何以觉得根源这杯茶可打满分？他笑道：“实际上可打八十分，我打高了。你想，和尚吃八方，我们去白吃他的茶，怎么好意思说不好？不过茶叶味道还是没变的，水也不错，最多可打九十分。”“那么怎样可打一百分呢？”我问。

朝闻一本正经地说：“一杯好茶，要三个条件：好茶叶、好水和好的烹茶技术。三者俱全，才出好茶。古人写了茶经，讲了许多理论，其实也不必绕那么多弯子。好茶叶易得，好水稍难些，但也不太难。难的是水煮沸，要及时冲。煮过了头，茶叶冲不好；煮得不够，冲不出味。还有，冲在什么杯子里，也有讲究。洞庭东山的道士沏在陶碗里，最不会走味；天台和尚用瓦壶冲茶，也不会走味。水要是泉水和天落水。这些都有讲究。这次到过的地方，三个条件都有不同的欠缺地方。就好像演员在台上唱戏，光有基本功和天赋条件还不够，不能运用表演技巧，还是不行！”

“依您之见，这次没能喝到真正的好茶？”他摇头说：“好像还没有。”可是简平同志对我说：“别听他的。他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他什么茶都说好喝。”朝闻笑道：“写文章，谈体验的，大半都是纸上谈兵嘛！”



# 看山斋茶话

沈 祖 安

## 缘 起

平生不懂茶道，荒斋亦无好茶。但在生活经历和艺术旅程中，辄见嗜茶成癖、品茶经验丰富者。因聚缘常叨陪末座，耳闻目睹，更感到中国茶文化之深邃宏博。拉杂写来，亦多奇趣。

## 所谓品茗“三备”

曾记 1962 年南北昆曲在苏州会串时，巧与电影界舒适、慕容婉儿、夏梦和王世禛同游网师园。园主人奉新采制的碧螺春，沏于釉下彩瓷杯中，且盖得严实。寒暄之后，掀盖时只见茶色深黄近褐，始知冲闷久了，变了色，其味自走。记得那是早春天气，新茶刚上市。老友舒适悄悄对我说：“茶叶是好茶叶，水也不错，但是过了头，两味均不佳。”我对于喝茶，尤其是对平时少喝而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喝的绿茶的知识，多得益于阿舒夫妇。我们三个人曾在他们的旧居——上海南昌大楼四楼起居室有过几次茶话。其间曾邀昆曲名家王传淞先生同往品茗。传淞是大艺术家，亦为快活人，虽也常饮红茶，但于绿茶的藏法、沏法和饮法，颇能道出精微来。

舒适说：“你们杭州的龙井，我认为比太湖产的碧螺春味道厚，有回味，经咀嚼，但是你们杭州人一般的冲茶和泡茶方法，实不及苏州人。网师园的负责人也不懂沏茶，所以用盖得很严的彩釉瓷杯泡茶，味道全无。”

王传淞道出了喝茶要“三备”：备有好茶叶，备有好水，备有好茶具。据他的意见，宜兴陶器茶具为第一，乡下土陶壶煮的水当然更好，